



温情与战火是这里相反而又相成的主题。曾在许多个夜晚梦回明清故地,遥想当年一河渔火、十里歌声的繁盛古镇。也曾不止一次,凝视战地图片中一个个舍身赴死的战士,正是在这繁华之地,他们即将为保卫自己的家园与有史以来最强悍的侵略者展开殊死搏斗。而今古运河滚滚向南的浪涛在永不停息地诉说着台儿庄古城的前世今生。

**今日复活 一波三折**  
5月1日,台儿庄古城的船形街正式开街,与船形街同时向游人开放的还有运河酒文化馆、青楼文化馆、台儿庄古城奏疏展馆和天后宫。加上已经开门迎客的“台城旧志”和“运河街市”景区,整个台儿庄古城已经初具规模。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为了古城的复生,台儿庄人整整等了70年。

1938年的大战,曾使台儿庄古城“无土不沃血,无墙不炊弹”,6000栋明清建筑,保存下来的不到十分之一。

为纪念台儿庄大捷,国民政府曾决定“在台儿庄重建新城”,以告慰英烈,教育后人。但抗日战争的胜利,并没有让中国立刻获得和平。在尽失民心、屡战屡败之后,国民政府已根本无力实现“重建台儿庄”的诺言。

时光流传多少事,物换星移度几秋。传承运河文化,弘扬民族精神的呼唤,使得台儿庄所属的枣庄市政府在2008年4月决定重建台儿庄古城。

重建的机遇近在咫尺,但重建方案却显得渺茫。在这种情况下,古城开发者们利用周末休息时间,到台儿庄走过了所有的街巷,踏过每一块青石板,走访了27位八十岁以上的老人,挖掘出台儿庄古城的文化基因,掌握了古城重建的第一手材料,并阅读了上百本关于运河文化的典籍,通过外交途径,征集了

## ■ 群贤毕至

# 不传教的传教士

□ 石 玲

卫礼贤来自德国,上世纪初开始在青岛传教,他的汉学家生涯,也从这里开始起步。他出生在青岛的儿子卫德明,后来也成为在国际上颇负声望的汉学家,曾在北京大学任教。他们为中国文化的传播和研究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尤其是对《易经》的翻译与讲授,使西方文化世界掀开《周易》这部神奇智慧之书,在欧美产生了巨大影响。

卫氏父子与我们山东有着一份特殊的缘分,卫礼贤57岁的人生有20多年在青岛度过,对山东很有感情。他到潍县、青州、济南、泰山、曲阜旅行,记录了当地的名山大川、风土习俗。在曲阜,他参加了孔子后裔的婚礼;在济南,他得到当时的山东巡抚周馥的接待,他称济南是“中国最清洁的城市之一”。

卫礼贤与中国文化结缘始于一份宗教的使命。他于19世纪末从德国来华传教时还是威廉,一接触到中国文化,就让他从此不能自拔,自取汉名,到青岛后甚至自称是山东人。人生就是这样充满悖论,卫礼贤以一个传教士来华,却被中国文化征服,成为中国文化积极的研究者和传播者。这恐怕连他自己也是始料不及的。他说,“我在中国没有为一个人施过洗,所以我也许能够走得更近,真正触摸到中国人的本质”。

1900年,卫礼贤在青岛创办了礼贤书院(今青岛九中),这所学校是清末“废科举,兴学堂”早期中学之一,开风气之先。由于该校师资力量雄厚,办学成绩优异,1906年清政府赏给卫礼贤四品顶戴,他成了青岛赫赫有名的“卫大人”。在卫礼贤聘请的中国教员中,有不少是熟读儒家经籍的旧文人,他们几乎都是科举出身的举人或贡生,其中不乏饱学之士。例如平度籍举人邢克昌,就是卫礼贤最早的经学老师。卫礼贤对《论语》、《大学》、《诗经》等儒家经籍的学习、理解及早期翻译,多得得益于他的帮助。卫礼贤组织尊孔文社,弘扬儒家文化,和当时在青岛的文化名流聚会。1914年,卫礼贤创建尊孔文社藏书楼,这是青岛第一个现代图书馆,亦为中国早期图书馆之一。

他最重要的文化活动当属译介中国文化典籍,包括《论语》等,向西方介绍中国尤其是山东的风土人情,如《山东的丧葬风俗》、《中国的社交礼仪》、《中国的民间童话》等,而为他赢得巨大声誉的,还是对《易经》的翻译。

翻译《易经》是卫礼贤穷尽心力去做的一件事,前后花去他十年左右的时间。在青岛,卫礼贤与劳乃宣、康有为、辜鸿铭等文化名流多有交往。他在《中国心灵》一书中对此有记载。他对《易经》的理解得益于劳乃宣的倾力帮助。他的德文版《易经》1924年在德国出版后,引起了巨大反响,至今已再版20多次,还被翻译成英、西班牙、法、意等多种语言,成为西方

各国记者当年留下的照片和胶片资料。靠着这些实地调查和文献资料,勾勒出台儿庄古城的整体轮廓。

台儿庄古城的重建不是创造假古董,而是本着存古、复古、创古的原则,不拘泥于战前的原貌,在不违背历史真实的前提下,恢复康乾盛世的古城风采。今天,在复活的台儿庄古城身上,其400年前兴建、150年前衰落、70年前被战争摧毁的历史印记清晰可见。

## 漕运造就的东方古水城

台儿庄城建于明代万历年间,其与台儿庄运河(史称加河,又称韩庄运河)的开凿相伴相生。

此前数百年,由于黄河水患的淤塞及其他种种因素,京杭大运河始终多枯少丰,漕运“动脉”空有其名。明万历二十一年,开河工程被正式提上日程。历经十一年,加河正式通航。通航当年,“粮艘由此过者三分之二”。此后,人们又不断对加河进行治理,使之成为运河上的主要干道。

开凿加河,是明后期的一项大规模治河工程。它的完成,使漕运避开了三百三十里的黄河险道,转而走二百六十

里的加河新渠。这样,过往的漕船不仅安全多了,而且节省了时间,运营效率也大大提高。

台儿庄运河的诞生,给其流域带来了得天独厚的繁盛机遇。在开加的同时,为了防止汛期储存的湖水通过运河一泄而下,治河官员还从微山湖口至台儿庄,先后建起了八座水闸。北上的官船和商船,经过这些船闸,需要在台儿庄等待半个月的时间。正是由于这个特殊的漕运枢纽,留住了大量流动人口,使得台儿庄迅速繁荣。从此名不见经传的台儿庄进入了发展的鼎盛时期。

从晚明至清末,为了消除洪水威胁,人们在城区内开挖了几十处大大小小的“汪”,彼此以明沟暗渠、小桥流水相连接,形成了汪塘、水沟、渠道、护城河和大运河相通的完整水系。在汛期吸纳暴涨的运河水,在枯水期回补运河水,形成了一个自然循环系统。老百姓随“汪”而居,城水相依,碧水灵动,以河带路,以船代步。近百条水街水巷,呈现出一派东方水城的风采。到清代的康熙年间,台儿庄的常驻人口已到达6万,流动人口16万以上。由于这些人来自四面八方,他们在营建自己的商铺和住宅

时,带来了各地的建筑风格,使得台儿庄城里集中了京派、晋派、陕派、江浙、徽派、闽南等八种风格的建筑;接纳了儒教、道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中外各大宗教和不同的民间宗教,三教九流都在这里发展,使古城台儿庄成为不同文化的汇集之地。光绪时《峄县志》称:“台(儿)庄跨漕渠,当南北孔道,商旅所萃,居民饶给,村镇之大,甲于一邑,俗称‘天下第一庄’。”

## 不惜陨落换来中华扬威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在与历史的双向选择中,台儿庄走了前一条路:不惜以自身的毁灭来为中华民族扬威。

1938年2月,日军从华北大举南下,决定以南京、济南为基地,从南北两端沿津浦铁路夹击徐州。日军板垣、矶谷两师团4万余人以台儿庄为会师目标,策应津浦路南段敌军的攻势,企图合攻徐州,并与从南京北上的敌军相呼应,欲一举围歼第五战区野战军。

台儿庄位于徐州东北60公里,在军事上,与徐州有唇亡齿寒之关系,

## ■ 图上齐鲁·镇馆之宝

# 皇家瑰宝背后的“鲁商”记忆

□ 申 红 隋翔宇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作为一个市级博物馆,烟台市博物馆也有与北京故宫博物院相媲美的地方,其馆藏的象牙席便是它的“定海神针”。据烟台市博物馆藏品管理部主任许盟刚介绍,象牙席是国家一级文物,我国现仅存三件,一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一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而另外一件便为烟台市博物馆所收藏。

烟台市博物馆收藏的象牙席,长2.03米,宽1.23米,重2.2公斤。象牙余宽3毫米,厚0.5毫米,按“人”字形纹理编织而成,洁白的席面平整光滑且富有弹性,四周还用两寸宽的黑色素缎镶边,制作工艺十分精湛。“象牙抽丝,柔韧如线,编织成席。”如果不是亲眼见到,没有太多

的人会相信既硬且脆的象牙可以当做丝线来编织凉席。作为明清时的皇家贡品,象牙席是一种用料昂贵、做工复杂的奢侈卧具。有研究表明,因为北方气候比较干燥,象牙在削成片时容易断裂,所以象牙席大多是在南方制成,广州是这一手工艺的产地;不过即便如此,也需要配制一种特殊的药水,对象牙进行浸泡软化后再劈片编织,而使用率不足一成的原料象牙,也是多从越南、缅甸等东南亚国家购买而来。据记载,雍正年间,内务府造办处共制作了5件象牙席;因其耗资巨大,雍正帝后曾下令禁止再造。

据许盟刚介绍,这个镇馆之宝是1963年时刚成立不久的原烟台地区博

## ■ 海岱一方

威海市文登城东有一座小土山,名叫文台山;土山之上的高台,名叫“召文台”。“召文台”,是秦始皇“招文人登山歌功颂德”的历史见证,与文登得名有直接的关系,可称得上是文登的“文化地标”。历经2000多年,“召文台”走过了怎样的风雨历程?有过怎样的迷茫与回归?

5月18日我们来到“召文台”,发现门口长长的石阶已被拆除,整修工作正在加紧进行。

记载有关“文山召土”的书籍很多,有《隋书·地理志》、唐代《元和郡县图志》和日本高僧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北宋《太平寰宇记》等典籍。最为详尽的是《太平寰宇记》,其中记载: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扫六合,统一宇内,乘兴东巡,途经文登,被这里厚重的人文积淀和升平的社会景象所吸引,又见一小山百绿滴翠,灵气万千,于是摆驾登山,更觉如临仙境圣地,遂在山上筑台招集文人为其歌功颂德,小山从此得名文登山。文登山后称“文山”,北齐天统

是日军夹击徐州的首争之地。为了打碎日本迅速灭亡中国的计划,中国军队由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任总指挥,决定在台儿庄歼灭敌军。

1938年3月24日至4月6日,战火在只有几平方公里大小的台儿庄绵延了半个月之久。激战中,中国军队付出了巨大牺牲,以3万人的代价赢得了台儿庄大捷。战后的台儿庄,钢盔堵塞了运河的水流,手榴弹的木柄碎片积存了一寸多厚,运河水为之染红。在中国军队的英勇抗击下,取得了歼灭日军11984人的战绩。在台儿庄,侵略者的嚣张气焰遭到了沉重打击,全国军民坚持抗战的斗志备受鼓舞。在台儿庄,中国军队取得了抗战爆发后正面战场上的首次重大胜利。

作为民族扬威的英雄之地,这座鲁南重镇也变成了废墟焦土,当时的两万多间房屋建筑“无半掌之壁不炊弹”,两平方公里城区,“无方寸之土不沃血”!李宗仁在其回忆录中称:“台儿庄区之地,经此一役之后,几成民族复兴之象征。”战后的台儿庄,也被海内外的舆论誉为“中华民族扬威不屈之地”。亲历这场战役的美国著名战地摄影师罗伯特·卡帕在当年5月出版的美国《时代》杂志上撰文说:“历史上作为转折点的小城的名字有很多,滑铁卢、葛底斯堡、凡尔登……,今天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名字——台儿庄。”

今天的台儿庄古城中,仍旧可见千疮百孔的清真寺,墙上,古槐树上当年密集的弹孔仍然历历在目。而就在运河之滨,台儿庄大战纪念馆则向世人展示着当年战场的悲壮。但同时,这里也传出了一种强有力的声音:为了中华民族之扬威,即使繁华全毁,台儿庄也在所不惜!

时至今日,这南北通衢之地正在逐步恢复往日的繁荣。如何让台儿庄古城的新生得以最大程度的延续,如何让我们这个盛世得以最大程度的延续,这才是我们最为严肃的使命。

## ■ 尺书闲话

# 卢俊义缺不缺心眼儿

□ 张 伟

宋江剿田虎时,不听吴用苦谏,率众讨伐吃败;鲁智深不听武松劝谏,执意攻打青州抓贺太守,结果轻敌被捉……这都是刚愎自用惹的祸。

卢俊义更是把刚愎自用发挥得淋漓尽致。卢俊义被“请”上梁山,就是他刚愎自用的结果。当梁山头领宋江想请卢俊义上山后,他的悲剧命运就不可避免了。军师吴用装扮成一个算命先生,带着李逵到了北京大名府卢员外家门前,有意让卢俊义撞上,并给卢俊义算了一卦,说他有血光之灾,必须到东南一千里地方去避祸才能化解,实际上就是想骗他到梁山附近,然后再把他劫持上山。吴用还有意骗卢俊义在卢府墙上自己题了暗合“卢俊义反”的藏头诗:“芦花丛里一扁舟,俊杰俄从此地游。义士若能知此理,反躬逃难可无忧。”

按常理说,卢俊义享誉北京内外,也是一个见过大世面的人物,江湖术士的这种伎俩应该是瞒不过他的。不料他也鬼迷心窍,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于是便严格按照吴用的化解之道去东南千里之地泰安州避祸。无论管家李固,仆从燕青还是他的妻子贾氏,都觉得吴用的话不可信,并极力劝说卢俊义打消远行避祸这个荒唐念头,燕青甚至还猜到了这会不会是梁山黑道组织的阴谋,因为到泰安州要途经梁山。

但卢俊义还是执意要去,于是卢俊义就带着李固出行了。结果是显而易见的,经过梁山的精密设计和部署,卢俊义顺理成章地上了梁山,还捎上了伶俐的燕青。他的妻子贾氏和李固私通,也被梁山好汉砍掉了脑袋。就这样,卢俊义殷实的家业和他尊贵的地位换取了梁山的第二把交椅。虽说从此他有了另一番事业舞台,但基本上是他自己亲手毁掉了家业。

刚愎自用是一种病态心理,给人一种缺心眼儿的感觉。这种病态心理能够让入迷失心智,思维简单,固执,守旧。它显著的症状就是目中无人,唯我独尊;死要面子,拒不纳言;好大喜功,搅动汤过。

卢俊义的不自信自大,既让他成为一名骁勇的战将,又多次由于他的盲目自信而使自己陷入危险的境地。不管如何危险的境地,他没有低头的时候,征讨时,他中了敌人的奸计,使得他的部队被从中间断开,他本人也被包围在了敌军之中,辽国四员大将一起对付他。没想到卢俊义无比强悍,抖擞精神把他俩杀得落荒而逃。另外,初上梁山与众好汉进行车轮战时也体现出他的勇猛。但他过于迷信自己的不可战胜,当初燕青劝他说可能是梁山的草寇赚他上山时,他立刻显出一丝轻蔑,从心底里瞧不起梁山好汉,结果吃了大亏。后来荆王庆时,有一次出兵之前,燕青曾提醒他很危险,但卢俊义仗仗个人武艺超群,只当做耳旁风,要不是燕小二智勇双全,为他搭桥铺路,卢大员外的这条命恐怕就没有了。后来摔了几跤的卢俊义后悔了,他说:“是我不好听人言,今日果有恁怪事。”但他后来谦虚谨慎了,为梁山事业的辉煌立下了汗马功劳。



# 千古悠悠“召文台”

□ 彭 辉 王海政

住的山庵,由此被称为龙石晒字,也就是今天文登的“晒字村”。

宋元丰八年苏东坡被任命为登州太守,他在此上任只做了5天。尽管如此,大诗人在目睹文登民众勤劳好学风尚后,不由得发出“至今鲁东遗风在,十万人家读书声”的赞叹。明万历四十二年,文登知县有禁令谓:“文山乃文邑祖龙,民命文运悠悠,如有在此取土者,罚土千担,树千株。”一道禁令由取土而言及“民命文运”,足见文化在历朝历代文登人心目中的地位。

后因历经战乱,召文台损坏严重。着眼于对历史文化的修复保护,1992年4月,文登市政府在原古迹点修复召文台,并以此为中心,建设了仿秦建筑群,建起了

面积3.9公顷的文山公园。在召文台上的秦始皇召文铜像馆,透过秦始皇,及丞相李斯、大臣徐福等栩栩如生的铜像群,依稀可辨当年繁盛的场景。十几年来,每逢周末,文山公园热闹非凡,大多市民前来游乐休闲。

“文化之城,登高之地”——文登如今这样塑造自己的城市名片,让“文化地标”回归本位,既是历史的呼唤,又是现实的选择。今年以来,文登开始对召文台进行改造修整。不久,文山公园将成为一个“历史寻根”主题突出的开放性文化休闲公园。